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6nB346

古林如禪師語錄

清 機如說　全威等記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像
  - 序
    - 羅真性序
    - 序
  - 目次
  - 讚
    - 自題
    - 附刻金明師翁讚
    - 永正老和尚讚
    - 繼老和尚讚
    - 素巖和尚讚
    - 東崖和尚讚
    - 山容和尚讚
    - 自培尊宿讚
  - 傳
  - 金墅鎮文學檀越山主公啟
  - 蘇州闔郡大護法公啟
  - 住蘇州府金墅鎮蓮華禪寺一
  - 住蘇州府金墅鎮蓮華禪寺二
  - 拈古
  - 頌古
  - 機緣
  - 像讚
    - 初祖像讚
    - 觀音大士讚
    - 普賢大士讚
    - 金明老人讚
    - 藕菴法華老人讚
    - 水香院唯一尊宿讚
    - 自題
    - 又讚
    - 流慶隱如老宿讚

- 一花五葉圖讚
- 玉峰自培叔讚
- 行實
- 偈頌
  - 脩淨業十偈
  - 和宋天封佛慈禪師蜜蜂頌
  - 和宋金明一擊軒韻
  - 己酉歲余在金明師翁處…
  - 火爆頌
  - 風箏頌
  - 和鉼山蘭花頌
  - 答問梅舜日法兄
  - 示尤淳菴居士偈
  - 偈贈徐文儒居士
  - 贈程從先居士
  - 贈凌君禎居士
  - 贈方順宇居士
  - 贈汪行可居士
  - 贈心目姪
  - 示靈峰徒
  - 示貫實徒
  - 示靜軌徒
  - 示梨園偈
  - 徑山即事
  - 住天平山林覺寺
  - 金明千佛閣上梯
  - 玉峰塔
  - 訪白雲寺
  - 訪吳菴
  - 初住蓮華
  - 燈油偈
  - 村居六偈
- 佛事
  - 藕菴先老和尚靈骨至寺入塔
  - 為道生禪師起龕
  - 舉火
  - 入塔
  - 為月池老宿火

    - 入塔
    - 為本寺文源行者火
    - 為方順宇居士童男
    - 埋義犬語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古林禪師像

古林禪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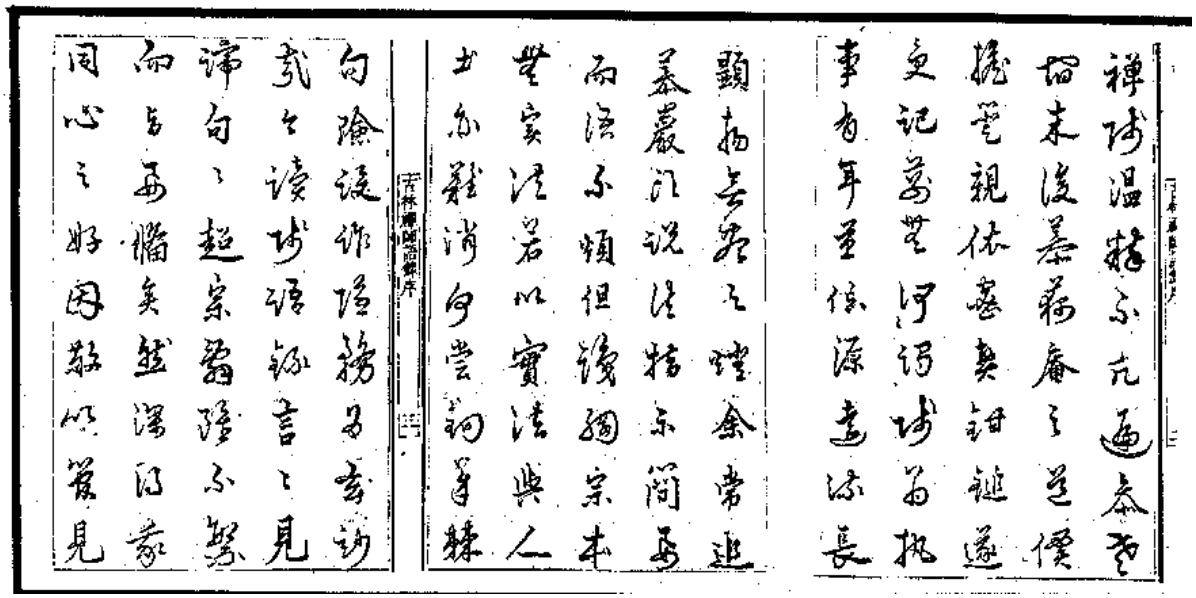
皇圖鞏固，帝道遐昌；
佛日增輝，法輪常轉。

古林禪師語錄序

吾佛說法四十九年，未曾道隻字，諸祖出廣長舌，遍覆閻浮國土，語句如雲，蓋過量人建牙豎纛，各闢乾坤，不可以軌則求也。古林和尚秉吹毛劍，獨步大方，一言半句，珠圓玉潤，霑著毒氣，足以斷人命根。其縱橫自在，悉從自己胸襟流出，不惟不效諸方簇錦攢花，并不向佛祖喉下取氣，誠闇室之寶炬，迷津之慈航也。師為竹菴和尚真子，機契最深，開法吳門之蓮華寺，道眼圓明，鉗錘妙密，洵足振興車溪、金明之法道，而有光於斷橋矣。門人集其語錄，問序於余，余合掌曰：「何必矢上加尖，以塗糊吾師乎？」雖然，師之有語，師之已形者也；語之有錄，語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語錄者，果安在乎？學者不為語言文字所瞞，則酬恩有地矣。
康熙癸丑仲春，秀水羅真性敬書。

古林如禪師語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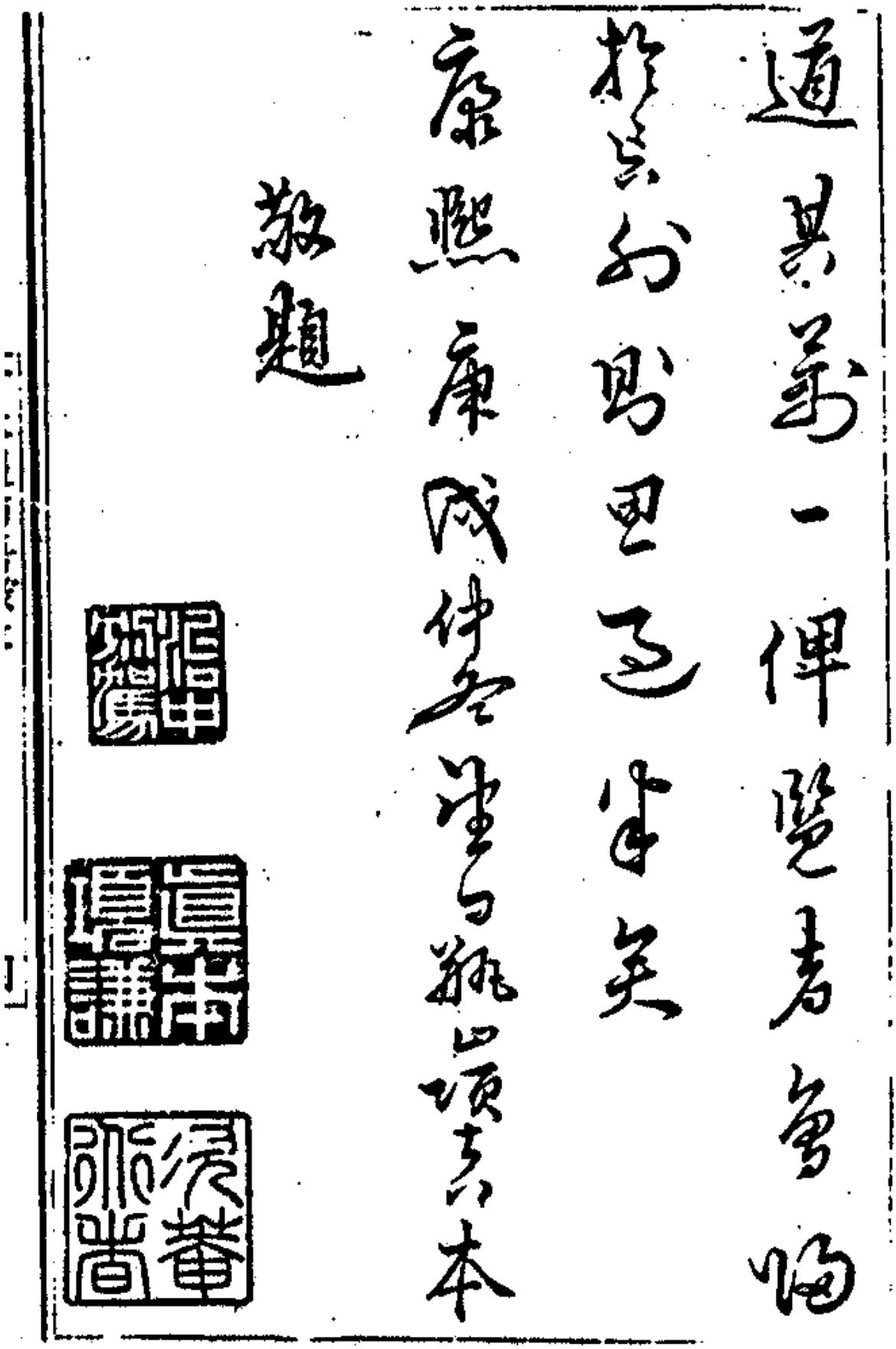

皇圖鞏固帝道遐昌
佛日增輝法輪常轉



禪師溫精不亢通參考
留未後慕藉庵之道僕
攜筆親依密奏鉗鎚遂
更記萬世河沿師前執
事有年並係源遠流長

顯揚無窮之理余常追
慕巖門說法精不簡要
而語不頓但讀獨宗本
世實法若以實法與人
世亦難消何嘗詞筆棘

句險設作語務為玄妙
哉今讀師語錄言言見
諦句句超宗翁隨不繁
而與要備矣然深得蒙
同心之好因敬以管見



道其萬一俾覽者會悟
於其外則思過半矣
康熙庚戌仲冬望日飛山頂書本
敬題

古林如禪師語錄目次

像
讚
序
啟
傳
卷一
　上堂
卷二
　小參
　示眾
卷三
　拈古
　頌古
卷四
　機緣
　六問
　像讚
　行實
　雜著
　佛事

自題

者箇村僧，神頭鬼臉，手執白拂，遭他撿點。生平吐膽傾心，換卻時人雙眼。縱有丹青畫得來，舌上風雷如電卷。

附刻金明師翁讚

縱目皆詩譜，條條似古風。秋林看不厭，獨坐小軒中。

辛亥秋蠡湖進老人手書。

永正老和尚讚

水心洛洛，鐵骨蒼蒼。振婁東之新令，挽濟北之頹綱。揮玉麈天魔膽喪，握金篦佛祖輝煌。大座道場九會，趨躡龍象諸方。嗚呼！莫道余舌頭太短，實讚之玉出崑崗。

壬子春，濮溪元老僧書。

繼老和尚讚

雲彩正秋舒，琅籤響石渠，名山富仙跡，太史待藏書。天馬嘶偏壯，霜鍾韻有餘，平生霄漢志，應祇古人如。

為古侄禪師　　靈巖儲稿。

素巖和尚讚

古寺碧天舒，湖山映水渠，蓮開唐代瑞，石勒竺墳書。近睹芳叢振，重興惠業餘，頹宗今有賴，法社自如如。

楚山真智草。

東崖和尚讚

范蠡湖頭奕世雄，兒孫濟濟展家風，藕菴授受無多子，倒卓烏藤吼象龍。

龍崖真璨草。

山容和尚讚

至境難言物不遷，帝青珠網豈常縣，幻花滅處檀風動，垢面清時佛眼旋。摩竭令行親嫡骨，靈山話在舊因緣，剎竿今日重扶起，慶喜當年有法傳。

大石法弟元昇具。

自培尊宿讚

開疆闢土，五葉聯鏢，太湖波闊，納百川潮。目視雲漢，相國裔表，坐震頹綱，誰犯秋毫？咄！活潑潑如盤珠走，明歷歷亙赫光曒，孤迥迥如峰卓朔，峭巍巍志若凌霄。

香梵閣心德題。

古林如禪師傳

師名機如，號古林，松江上海縣　欽賜樂壽堂潘相國之裔孫也。父號濟寰，篤行誠實，似上古人。母沈，賢德徽音，著於親族閭里。奉長齋，信心佛果。崇禎壬申年午月之三日誕生。師臨產，母夜夢手摘蓮華一朵，頃之即結實，清香馥郁，自異，覺遂生師。師自為兒嬉戲時，性好念佛，惡食腥血之食。及延傳訓讀，穎悟超群。年

將冠，父母繼喪，師奉柩合葬祖塋，遂矢志出家。親族阻留者雲集堂中，師志決不能強，乃將父遺貲悉散之貧族。臨行而誓曰：「吾不得蹤跡源頭為善知識，不復寓形宇宙間矣。」遂飄然而去，略無回顧，若潛蛟之離幽壑，而鯨鰲之縱大海，洋洋自得也。族黨咸歎曰：「異哉！若子母氏之夢，意在斯乎！」時順治庚寅歲大士誕日，即拜投唯一禪師，取字道雄，晨夕苦行，參究焚脩。越一載，自玉峰至流慶菴，參二隱和尚，遂披薙名機靈，親炙久之。繼往浙中，遍叩諸方尊宿，追尋話頭，所至莫不敬契。壬寅歲，返鹿城選佛場，禮參性空和尚。乙巳，至法輪受具。後參婁東藕菴和尚，問荅間，水乳相合，遂付衣拂，更名機如，號古林，蓋丁未年事也。師得法後，益兢兢守道，韞櫝多年。戊申春，玉峰紳士請住華藏寺，師不受，退隱嘉禾之金明，纂刻《佛祖世譜》等錄。於是嘉禾紳士以濮溪永正禪院請，師復辭。旋飛錫吳門，遇古燈和尚，謂師曰：「公得法藕菴多年，連不受請，甘跋歷諸方，拄杖子無太勞耶？」師曰：「藕下兒孫，有蓮自發，應節順時，許多活潑。」迨庚戌小春，吳郡澱關西金墅鎮蓮華禪院席虛，山主趙居士子漸仰師高風，偕闔郡紳衿、本鎮善士具書公請，師乃撫杖而笑曰：「栽藕多時始見蓮耶？能無媿乎？」因就請。院本唐朝敕建古剎，歲久蔓荒，頹廢殆盡，樹榦穿檐，蘚苔生壁，見者莫不蹙額寒心，而師則情致悠然，了不介意，晨經暮課，琅琅鐘磬聲無少間也。且復躬耕隴畝，戴笠披簑，刈草為炊，磨麩為食，又未嘗以清澹為懷、勤作為勞也。如是者十年，大殿鼎新，佛像整容，前後金彩霞光燦然奪目，大非曩日境界，此可以徵師之高道隆德，有以格龍天而信檀那也。雖然，師生平所重正不徒是，夫固有獨得至詣，足以紹佛祖而覺愚蒙者，又豈余小子寡聞膚見所能揄揚其萬一哉？庚申春，師編刻本師藕菴老和尚語錄，以酬嗣法志願，余小子輩因亦懇師平日語編為四卷，同梓以傳。師春秋方富，精思銳志，將來益廣慈悲心，奮勇猛力，所以雨露寰區，甄陶學者，正無可量。敬述其已然者，為余小子輩之模範云。

時康熙十九年庚申歲仲春朔弟子全素
全威
全學
全榮等稽首拜撰

金墅鎮文學檀越山主公啟

伏以鷲峰直指，一燈普照於九垓；少室親承，五葉流輝於亙古。肯堂肯構，代有哲人；盡善盡美，必推宗匠。恭惟古林大和尚座下，斷橋正傳，藕菴嫡子，鍾瑞氣於婁東，蜚嘉聲於浙右，揭開普明鴛

老之生面，播揚金明介祖之徽猷。三千龍象隨高躅，正合乘時；萬里香雲擁法幢，詎宜久晦？茲有蓮華禪剎，實惟古宿道場，建立宗旨，壓倒諸方。今茲大和尚丕振家風，扶起舊案，璧合珠連，紹箕裘於同室；超凡越格，震獅吼於遐方。某等夙嚮鴻儀，渴瞻猊旆，雷轟電掣，得嘗九轉之丹；草偃風行，頓脫三生之胃。用勒俚箋，佇延玉趾。伏願高提祖印，威風凜而狐狖全消；丕展洪爐，手段辣而皮膚盡脫。將見大匠之門鮮曲木，三草二樹而法雨均霑；震雷之下無蟄蟲，此界彼疆而光風一片。某等臨啟，曷勝景切之至。

法末張　雋　趙士毅　趙士逵　凌安國
秦　美　趙士偉　黃日起　何一龍
趙士弘　徐　章　趙士俠　蘇宜生
秦嘉斌　程學周　趙　羽　趙士選
惠德敷　汪道忠　惠　和　趙瑾仝頓首拜

蘇州闔郡大護法公啟

伏以一華拈起，揭開古佛家風；隻履攜歸，直示西來祕旨。五葉聯鑣於震旦，一宗杰峙於滹沱。時節既至，法道攸彰。恭惟古林大和尚座下，鍾英泖水，毓秀婁江，乘願力以再來，歷諸方而咸仰。親承藕菴衍老之記莂，執侍蠡湖介祖之維虔。斷橋調古風高，赤身擔荷；車溪流長源遠，獨力仔肩。鹿城諸剎，每虛席以殷勤；檇李名藍，咸捧幡而望切。師方力行古道，為法忘身，意將振起頹綱，潛蹤苦志。顧祖印既已高提，而龍天自難蓋覆。入廛垂方便，原係從上風規；寶筏渡迷津，未有長行不住。惟茲蓮華禪院，吾吳首剎，尊宿古鄉，領一郡關鎮之瑞氣，作諸方雲水之津梁。烹佛煉祖於前，欽承古德；開法闡宗於後，端賴吾師。蓋既烜赫於當時，尤望顯揚於今日。某等久儀道範，佩切皈誠，懷瓣香而趨會下，勒謖語以表微忱。伏願俯鑒凡情，慨馳法旆，運超方之手眼，驅犴勦狐；用本分之鉗錘，利生接物。天龍窺伺無門，聖凡乞命有分。將見鴛湖嫡派，道風遍播寰區；蠡水真傳，法乳長流永古。某等臨啟，可勝翹切之至。謹啟。

法弟李　模　范　周　繆　彤
彭　瓏　尤　侗　沈世奕
徐乾學　徐秉義　徐元文
申　毓　李　楷　朱　雲
周茂蘭　蔣　堉　陸在新等仝頓首拜

古林如禪師語錄卷一

住蘇州府金墅鎮蓮華禪寺

康熙庚戌仲冬朔旦入院。
山門。「重整人天路，打開方便門，欲明安樂處，須向這裏入。」拽拄杖竟進。
佛殿。「古來不著求，心光淨無礙，兩眼對兩眼，常禮如自在。」展大具拜。
伽藍。「靈聰顯赫，輔國護僧，一呼百諾，速報分明。」插香。祖堂。「四七二三，口帶雌黃。何故？」插香云：「昔從五鳳樓前過，不解思惟坐太平。」
據室。拈拄杖，云：「豎窮三際，橫遍十方，聖凡相見，喫棒有分。何故？」卓一卓，云：「律令森嚴。」
諸大檀護、山主、耆宿眾等尋懇上堂。師至座前拈疏云：「人天眼目，佛祖綱維，檀護金湯，衲僧法標，汝等普聞，也須剖露。」宣畢，指法座云：「這曲木汆床，巍巍堂堂，龍天推出，貴在承當。」喝一喝，便陞座，遂拈香云：「此一瓣香，乾坤至大，萬德以仁，炳向寶爐，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無疆萬萬歲，欽願垂裳治國，海晏河清，八方共沐堯風，四表同遵舜化。」次拈香云：「此一瓣香，調和鼎鼐，位列三台，炳向寶爐，奉為滿朝文武、合國勳戚、當道尊官、紳衿文學、遠近檀那、護法山主、合寺耆宿，伏願生生受靈山記莂，世世端秉帝心。」復拈香云：「此一瓣香，忒煞分明，天然貴胤，把住關津，不通凡聖，炳向寶爐，專為供養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住婁江藕菴堂上法華老人本師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永寧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諦，非言句所及。還有向山僧未出方丈時薦得者，出眾相見。」僧問：「水壺影鑑，舊日風規；癖掃煙霞，還成窠臼。即今條令斬新一句如何舉唱？」師云：「太湖三萬六千頃。」進云：「恁麼風前不露彩，句後絕蹤由。」師云：「疊疊青山插遠村。」進云：「心心相對，眼眼相覷。雲門道：『菴內人不知菴外事。』因甚乾峰呵呵大笑？」師云：「快便難逢。」進云：「蓮華堂上果與不同。」師云：「合取口好。」乃云：「古殿洞開，明輝杲日，坐振頹綱，承誰妙力？」驀豎拂子，云：「者便是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底一段大事。山僧自丁未年間劈頭撞著這老漢一拶，直得脫體無私，一肩擔荷。今因業風吹至蓮華，承諸檀護延請住持，奈何時不可緩、義弗敢辭，對眾分明舉揚去也。把住也，靈光獨耀；放行也，頭正尾正。且問大眾：即今還是放行耶？把住

耶？」遂揮拂，云：「寒焰發煇充宇宙，從教匝地湧蓮華。」(謝辭，不錄。)
復舉：「淨慈斷橋倫祖上堂，云：『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胝豎起手指頭，玄妙[祝/土]破腳指頭。』」拈拄杖，云：「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一卓，云：「一葉落，天下秋。」師云：「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若非具透關眼，焉能辨其緇素？」呈拂子，云：「者一隊老古錐，今日被蓮華一串穿卻了也。為甚如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卓拄杖一下。復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當晚，小參。「娑婆世界以音聲為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為佛事，金明師翁以破院為佛事，蓮華則不然，以行門為佛事。何故？拈香擇火，堂前解打禾山鼓；緊峭草鞋，大家同入雲門普。搬石運土，發機須用千鈞弩。阿呵呵！大地原來無寸土。」便歸方丈。
新春，上堂。揮拂，云：「春山青疊疊，春水綠滔滔。靈禽解語，萬物同條。才子佳人休作景會，松岡苔徑且漫崢嶸。蓮花一向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坐斷乾坤又作麼生解嘲？」良久，云：「浮雲散盡紅輪曜，古木參天月挂梢。」拽拄杖，下座。
元旦，上堂。祝聖畢，拈拂子作吹笙勢，云：「一曲翻來格調新，梅花枝上報先春，蓮華有句超群象，曆日無私降紫宸。」拂一拂，云：「揮斷七十二峰傾秋倒。」喝一喝，云：「喝退三萬六千水逆流。何故？丈夫各有沖霄志，豈向他人行處行？」便下座。
四月八日，上堂。舉：「世尊降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乃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古今批判者，竟不顧世尊性命，祇要各出手眼，殊不知救得蝦蟆死了蛇。大眾！且喜舊案新翻，還識釋迦老祖娘生面目麼？」豎拂子，云：「鉤頭有餌，慣釣鯤鯨；把住封疆，渾身賣悄。」復揮，下座。
中秋，脩建大殿落成，華嚴經期圓滿，眾信勝集，請上堂。師云：「法無定相，遇緣即宗，古跡重光，亦須時節。此寺自唐朝劉公夫婦捨宅以來千有餘年，復得趙居士合家善眷捐資脩葺，茲當圓成之日，眾善信恭命山僧舉揚大法以為慶賀，直得森羅起舞、萬象點頭、虛空合掌、大地和南，三世諸佛神通自在，以智慧光明、威德充滿，而令青蓮華藏菩薩住佛無畏、入佛法界，一一莊嚴、一一具足。汝等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此處於青蓮華藏世界無二無別，現前諸善男子、善女人與彼土諸大菩薩無二無別，昔日劉公、今時趙老亦無二無別。其或未然，更聽一偈：蓮華復現度人舟，盡入如來性海遊，天香到處秋光好，直蹈毘盧最上頭。」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雪峰因僧來參，峰問：『甚處來？』僧云：『浙中。』峰云：『船來？陸來？』僧云：『二途俱不涉。』峰云：

『怎得到這裏？』僧云：『有甚麼隔礙？』峰即打趁出。僧後十年再來，峰云：『從甚處來？』僧云：『湖南。』峰云：『湖南與此間相去多少？』僧云：『不隔。』峰舉拂，云：『還隔這箇麼？』僧云：『若隔，怎得到這裏？』峰亦打出。僧住菴後，每見人必罵雪峰，同行聞，特去相訪，遂問：『你因甚罵雪峰？』這僧舉前兩段因緣，同行痛罵，與伊點破，這僧遂悲泣，每於中夜焚香望雪峰禮拜。」師云：「雪峰與麼為人，但有殺人劍，無活人刀。那同行點破，矢上加尖，漏逗不少。這僧當時罵、而今哭，兩頭三面，自起自倒。蓮花今日據款結案，各與三十拄杖。何故聻？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缾。」便下座。

佛誕日，開光，趙山主室人吳氏，法名全元，請上堂。「撲面熏風四月天，黃鶯啼出柳枝煙，座下若有英靈客，何必山僧費口涎？」豎拂子，云：「今朝初八聖誕節，我佛出頭便饒舌，叵耐旁觀惡水澆，這點光明無間歇。趙氏全元請舉揚，拔盡諸人眼中楔，時雨紛紛正令提，箇事明明難辨別。休辨別，香煙堆裏金鳳飛，紅炬光中玉龍抉。」高聲召眾，云：「諸人還見麼？」遂擲下拂子。復舉：「南泉和尚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未免犯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未免犯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師云：「王老師恁般提唱固是可嘉，未免犯他國王水草。爭如蓮華日用拖犁耙拽，將松岡下、八角井邊、一片田地翻來覆去，夏種秋收，脫粟香糜，快樂自在，豈不勝他王老師一頭地？眾中倘有箇漢出來道：『和尚是甚麼心行？』」卓拄杖，云：「你也出者圈繢不得。」呵呵大笑，下座。

上堂。舉：「凌行婆問浮杯：『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杯云：『浮杯無剩語。』婆云：『未到浮杯，不妨疑著。』杯云：『更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云：『蒼天中更添怨苦。』杯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則禍生。』後僧舉南泉，泉云：『苦哉！浮杯被這老婆推折一上。』婆聞得，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時有幽州澄一禪客詣婆，乃問：『南泉為甚少機關？』婆哭云：『可悲！可痛！』澄罔措，婆云：『會麼？』澄合掌而立。婆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一舉似趙州，州云：『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伊口啞。』一云：『未審和尚作麼生問伊？』州便打，一云：『為甚卻打某甲？』州云：『似這般伎死禪和，不打更待何時？』婆聞，云：『趙州合喫婆手中棒。』州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歎云：『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聞，令人去問：『如何是趙州眼？』婆豎起拳。僧回，舉似趙州，州乃有頌與婆云：『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爾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有頌答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令，幾喪目前機。』」師云：「這婆子將此一問直得

放火燒山，總成妖怪。浮杯雖則謙恭益遜，不無閉門種火，南泉一語也似火上添油。趙州救火，看樓打樓，若無澄一焦頭爛額，如何圓得此案？還有息火者麼？」良久，云：「輪得自己，贏得他人。」擲拄杖，下座。

因吳氏全元送法衣，上堂。師舉衣云：「華頂家聲遠，車溪法脈長，鴛湖流此地，蓮花遍界香。昔者龍女獻珠，世尊納受即證菩提；今日全元供衣，山僧承受。且道是同？是別？」良久，搭衣云：「體段分爻象，羅紋挂福田。」便下座。

上堂。拈拄杖，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復卓一卓，云：「喚則拄杖子則觸，不喚作拄杖子則背，諸人試撿點看。若是隨陰陽消長、寒暑變遷，總屬枝上牽枝、蔓上引蔓，莫為汝等打葛藤去也。」驀卓杖，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下座。

端陽，上堂。「今朝五月五，便是端陽節，咒水與書符，赤口盡消滅。別，別，艾虎龍舟最親切，蓮華更有一句子不向諸人說。且道那一句？」良久，云：「角黍大如錐，榴花紅映月。」下座。

觀音聖誕，眾設供，請上堂。「雀噪鴉鳴，盡入觀音妙裏；水流風動，無非佛祖真機。若將耳聽，瞎卻諸人眼；若將眼覷，塞卻諸人耳。不見雲門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來卻是饅頭。』又作麼生慶讚？」擊拂子，云：「普門示現神通力，海晏河清一并收。」下座。

上金明寺介菴先老和尚供。師云：「范蠡湖頭建法幢、立宗旨，四海之內無不共聞，到今撒手，敢獻香糜？仰企師翁先老和尚本無生滅，豈有去來？祇如末後垂恩一句又作麼生？」遂插香，云：「大法痛心難話會，兒孫到此亦觀瞻。」展具禮拜。

古林如禪師語錄卷二

侍者(全勝、全榮)等記錄

住蘇州府金墅鎮蓮華禪寺

晚參。舉：「一初老和尚永正開法時，昔斷大師為侍者，問：『靈雲「自從一見桃花後，直到如今更不疑。」為甚玄沙道敢保老兄未徹在？』尚曰：『直不藏曲。』斷云：『未審徹底人分上如何受用？』尚曰：『饑來喫飯，倦時打眠。』」師云：「問得也當，答得也奇。諸兄弟！且道他父子有何長處？」眾下語俱不契，師自代云：「敲唱風流閒賣弄，調龍馭象鎮東溪。」

小參。豎拄杖，云：「亙古亙今恆不昧，一回舉起一回新。諸兄弟！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如何是自彰底道理鄴？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於此會得，便能高超物外，獨步大方；其或未然，急將本參話頭在三條椽下、七尺單前猛力參究，刻刻提撕，直須究到無可奈何處，忽然打失鼻孔。囫！元來在這裏，信知方丈為眾助喜。何故？鴛鴦繡出丁香結，珍重諸君著眼看。」便起。

小參，舉：「金明師翁，徑山雪嶠大師上堂，翁白推竟，雪喝一喝，下座。有僧請益翁，翁乃拈偈示之。」師云：「這兩箇老漢直教人疑著，檢點將來，也是焦磚打著連底凍。設有問蓮花，只向他道：『呂望六韜、黃公三略。』諸仁者！於此會得，同一鼻孔出氣；若未委，更聽一偈：椎喝雄雄勢已彰，諸方知有絕商量，彼此和盤親擲出，至今馥馥有餘香。」

因事小參。揮拂子云：「大凡僧家赤心片片、見義勇為，須要法法上明、頭頭上顯，剛柔相濟、權實相應，出語不虛發、發則中的，不中的是語滲漏。更若話過頭，大難收拾。抱道高流貴在默然，即此一默可證無諍三昧、一行三昧、自受用三昧，不妨於此土他方不論是幻非幻、智慧無明，隨機方便拔濟群迷。不見永嘉大師道：『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金明師翁云：『諸佛出世入世皆得無諍三昧，引導眾生。諸祖以心印心，盡契無生之旨，接續慧命。若總與麼，彼此人我商量，佛祖正脈豈到今日耶？』諸兄弟！以此觀之，大須仔細，貴要真操實履到這田地，方得自由有分，以警將來。各各珍重。」

祈晴，小參。師以拂子打圓相，召眾，云：「會麼？萬里不挂片雲，日面月面皎潔，林間光明頓現，大地山河氣自蘇，蓮華不必多饒舌。」揮拂子，下座。

小參。舉：「保寧勇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晚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群，四箇作隊，窈窈窕窕，飄飄颮颮，向前村、後村，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師云：「保寧老漢提唱宗旨，大有風流儒雅，意句尖新，未免落在聲色情見，衲僧向上巴鼻未可得在。眾中若有透聲色情見衲僧出來，山僧拄杖相見。」一僧纔出禮拜，師云：「三十棒且待別時來。」便下座。

本寺護法徐文儒居士生忌，孝子志寧請師對靈小參，師云：「夫子行道，齊家治國，理貫古今；吾佛說法，廣度眾生，轉凡成聖。惟文儒檀護生耶？榴火炎炎，猿啼由頂，胸藏錦繡，目極群書，正在山僧丈室和泥合水，有話未終，誰知撩起便行，熏風拂拂，鶴唳吳山？惜乎！你五十六年一場好夢，即今到此還醒麼？若也醒得，鬧市紅塵無非極樂，天涯海角盡是蓮邦。且道他後嗣一句如何話會？」以拂子打○相，云：「日照長流千澗水，風調果熟萬山紅。」

元旦千佛懺期，小參。問：「慢提向上，且道三千諸佛居何國土？」師云：「展兩手琉璃殿內。」進云：「恁麼則箇箇霑恩去，人人腳下穩。」師云：「布心膽瑪瑙街前。」進云：「祝聖裕民一句又作麼生？」師云：「干戈永息邦家樂，豆麥禾苗勝舊年。」僧禮拜，云：「謝師荅話。」師云：「逢人切莫錯舉。」乃云：「問荅須知玄要，臨機顯發，縱擒料揀，照用齊施，方能光揚佛祖，超脫死生。即今四眾臨筵，各各歸家活計，如何施設？」以拄杖作[○@牛]，云：「若在山僧拄杖頭邊得者消息去，不惟衲僧了悟心宗，邦家亦且鎮治。儒生及第，農植全收，工藝精良，經商倍利，絲毫功不浪施。」卓一卓，云：「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

示眾。「箇事分明，要說便說；觸著磕著，要歇便歇。黃鸝上樹一枝花，白鷺下田千點雪。別，別，大地山河太饒舌。」顧左右，云：「且道說箇甚麼？」喝一喝，遂起身歸丈室。

因事示眾：「繼跡名藍八載餘，龍天神護賴相棲。殿堂佛像檀那力，山主虔心眾盡依。莫謂山僧重舉示，調達苗裔倀瞋癡。平地風波還自悉，百般技量總成虛。八萬四千他自造，病眼空花見魍魎。即今據證萬別，坐斷千差一句又作麼生？」遂作此卍相云：「明得箇中玄要處，神通妙法不思議。」

示眾。舉：「孚上座因鼓山赴大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孚云：『是伊未在。』峰曰：『渠是徹底人。』孚云：『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至中路，

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云：『九重城裏去。』孚云：『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云：『他家自有通霄路。』孚云：『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云：『何處不稱尊？』孚拂袖便回。峰問：『如何？』孚云：『好隻聖箭，中路折卻了也。』遂舉前話，峰乃曰：『奴渠語在。』孚云：『老凍儂猶有鄉情在。』」師云：「雪峰畫蛇添足，孚上座平地興波，鼓山雖是小勇大敵，正眼觀來略較一籌。若問蓮華：『三軍圍繞時如何？』聲未絕，劈脊便打。何故？聖箭話行。」便下座。

示眾。舉：「普明和尚時將永明偈問雲峰鈞和尚云：『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達吾宗旨，泥牛水上行。意旨如何？』鈞云：『夢眼見空花。』明云：『空花事作麼生？』鈞云：『莫將耳聽。』明又問：『臨濟祖翁有一句子，你作麼生道？』鈞便喝，明便打，鈞又喝，明又打，鈞禮拜，明云：『元來是瞎驢子。』鈞拂袖便出。」師云：「普明有拔山舉鼎手段，雲峰具定乾坤底眼目，只是話作兩端，各與三十拄杖。何故？棒頭敲出虛空髓，遍界英風吹腦疼。珍重！」下座。

示眾。舉：「金明進和尚問藕菴衍和尚：『殃崛產難因緣你作麼生？』菴作呱呱聲。明云：『是男？是女？』菴珍重作禮。明便打。」師云：「金明意興未闌，拋綸擲釣；藕菴腦門著地，河漢星輝。」顧左右，拍几，云：「會麼？從空放出擒犀手，驀地掀翻海岳來。」竟下座。

示眾。舉：「藕菴和尚因雷雨夜坐，僧問：『如何是真法？』菴云：『檐聲未斷連宵雨，電影還催後夜雷。』僧有省。」師云：「若道者僧悟去，入地獄如箭射；若道者僧不悟去，亦入地獄如箭射。何故噇？滴破髑髏，浸爛鼻孔。」便起。

上三塔主峰老和尚供。師云：「一泓蠡水，派接龍淵，波揚四海，白浪滔天。挽頹風於舊日，雷奔電閃；整條令於金明，攫霧拏煙。即今端坐窣堵波一句如何為人直截？」良久，云：「憶昔當年留別意，痛腸寸裂為誰宣？」展具禮拜。

上藕菴先老和尚供。師拈香云：「朔風括耳度寒江，一片水心叩影堂，法幢傾落霜天月，難把衷腸家醜揚。堪羨生平書藏典，見多寶塔自安藏，今日爐中方見膽，焦螟眼裏繡鴛鴦。」展具拜。

除夕示眾。云：「諸方熱鬧，摘葉尋枝，高搭松棚，圍爐柮榾。爭如得者裏冷澹直截，薄披明月，細切清風，任汝橫咬豎嚼，忽然咬著，始信蓮華太為人，一時肝膽盡皆傾。」

示眾。「春色紛紛花滿枝，黃鶯啼切柳垂絲，見義勇為豪氣爽，方名出格丈夫兒。」

示眾。「汾陽紙陌散閒神，葉縣潑水驗新到，二老如斯振祖綱，拍盲向汝癡禪道。蓮華炊飯待高流，活煮清泉款新到，你不我兮主即賓，博飯栽田聲浩浩。」

示眾。云：「出家切須真心學道，莫先躲懶偷閒，事事實行到底，件件方便周旋，弄巧定然成拙，虛頭詐詭，覷破何顏？硬強不能遷善，噬臍那值半錢？諸人若還不信，請看果報昭然。」

重陽，示眾。「九月九日重陽節，金風颯颯飛紅葉，籬菊凌霜吐晚馨，林下禪和甘抱拙。笑他世俗插茱萸，何似蓮華更饒舌？別，別，太湖波底撈明月。」

小參。舉：「僧問雲峰：『如何是心地法門？』峰云：『不從人得。』僧云：『不從人得時如何？』峰云：『此去衡陽不遠。』大慧云：『雲門即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看腳下。』」師云：「二老漢恁麼提持，大似之乎者也，未為直截在。若問蓮華：『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劈脊便棒，免教伊隨處著倒。」

端午，小參。僧問：「如何是蓮華境？」師云：「湖光山色秀，鬧市接溪橋。」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丫角健兒騎艾虎，破簑漁子網鮮鱗。」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豎拄杖，云：「會麼？」僧禮拜，師便打，乃云：「年年五月五，處處貼靈符，健兒騎艾虎，醽醁泛菖蒲，當門書大吉，隨例斬妖魔，妖魔風愈熾，狂見總懨懶。」召眾，云：「且道具甚麼作略得妖魔平復去？」喝一喝，云：「若有箇漢出來道：『不書大吉、不貼靈符，百怪殄滅，白舌消磨。』百草頭信手拈來是藥，便能興波作浪，不向死水浸殺，似三閭大夫是即是，爭奈蓮華門下正好喫棒在。何故噇？」復喝，云：「座中自有江南客，休向尊前唱鷓鴣。」便下座。

小參。舉：「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云：『吾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藏，藏曰：『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教來問。』藏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問海，海曰：『我到者裏卻不會。』僧乃舉似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師云：「馬祖父父子子雖然逼到水盡山窮，各各原有轉身吐氣，爭奈者僧將登九仞，止欠一步，卻被他哄得東走西奔，又添說白道黑，換卻眼睛，要且西來意總未會在。若有人問蓮華：『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但云：『今日不荅話。』免使勞倦頭痛。」

至節，示眾。「小春纔過又隆冬，時序頻催豈定蹤？諸仁欲覓根源處，霜飛葉落在其中。」

古林如禪師語錄卷三

侍者(全圓全法)等記錄

拈古

般若多羅尊者路行次，或有人問：「汝行何急？」尊者曰：「汝行何慢？」又問：「汝姓甚麼？」尊者曰：「與汝同姓，或凡或聖，人莫可知。」

師云：「可怪尊者大路不行，卻向草窠裏輥。」

玄沙因鏡清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沙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沙曰：「從這裏入。」清有省。徑山杲云：「若要得箇入路，直須離卻者裏。」

師云：「得箇入路，許他鏡清；更進一程，還須妙喜。然望堂奧，總未得在。」

杭州徑山無幻性沖禪師因編無趣錄歸，趣云：「子一向做得箇甚麼？」山云：「性沖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押。」乃將錄呈上，趣接得，云：「者箇是我底。你底麼？」山云：「和尚莫挽奪行市。」趣擲下錄本，山便出。

師云：「我若作徑山，待他道：『者箇是我底。你底麼？』便與作禮，云：『今日念和尚老大。』」

慈明和尚每室中以水一盆，上一口劍，下著一緉草鞋，膝上按拄杖，凡有僧入門便指，纔擬議便棒。

師云：「作家勘辨，互逞機權，其間一著，另有可觀。蓮華若見這老漢，仗劍揮盆便出。還有不甘者麼？試甄別看。」

雪峰敲老觀和尚門，觀云：「誰？」峰云：「鳳皇兒。」觀云：「作什麼？」峰云：「來啗老觀。」觀開門扭住云：「道！道！」峰擬議，觀托開閉門。峰後住菴，示眾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者一隊噇酒糟漢向甚麼處摸索？」

師云：「大小老觀據令而行，雪峰乃東邊失利，西邊拔本，也是貧兒思舊債。」遂喝云：「當時雪峰下得這一喝，免教遞相鈍置。」

藥山因龐居士辭，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在別處。」時有全禪客云：「落在什麼處？」士打一掌，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士云：「汝恁麼稱禪客，閻老子不放汝在。」全云：「居士作麼生？」士又一掌，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竇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

師云：「雪竇雖然勦絕，爭奈猶涉泥水？蓮華見處則不然，待問和聲推倒雪中，祇教他龐公通身手眼也分疏不下。」

殃崛摩羅尊者，持缽至一長者家，值產難未分，長者云：「佛之弟子，殊為至聖，師有何法，能免產難？」殃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問佛來相報。」遽返白佛，佛告曰：「汝速去說：『我從賢聖劫來，未曾殺生。』」殃持此語告長者，婦聞之，即時分娩，母子平安。

師云：「殃崛摩羅被長者一問，送語傳言，憐兒不覺醜。佛云：『我從賢聖劫來不曾殺生。』其婦聞當時分娩，又作麼生？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興化問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道之師。」賓云：「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總不與麼。」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讚飯一堂。」至來日齋時，化自白椎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趕出院。

師云：「克賓維那當言不避截舌，興化大似倚勢欺人。」召眾云：「爾諸人作麼生與他分雪？」卓拄杖云：「鶴有九皋難翥翼，馬無千里慢追風。」

寶華侍者看雪竇，竇問：「寶華多少眾？」者云：「不勞和尚如此。」竇云：「我好好問，爾[跳-兆+孛]跳作麼？」者云：「也不得放過。」竇云：「真獅子兒。」喫茶了，竇把住云：「適來得甚麼無禮？」者擬議，被竇一掌云：「歸去分明舉似寶華。」

師云：「雪竇當軒畫鼓，氣急殺人；侍者龍頭蛇尾，暗得便宜。蓮華侍者擬議，托開云：『敗將不斬。』何故？反思仁義勝剛強。」

一僧於馬祖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云：「不得道長，不得道短，離四句答某甲始得。」祖乃畫一畫，云：「不得道長，不得道短，答汝了也。」後僧舉似忠國師，國師云：「何不問我？」

師云：「這僧只解據虎頭，不解收虎尾。馬祖雖然坐斷舌頭，撿點將來不無漏逗。忠國師略較些子，爭奈陣後興兵？若問蓮華：『不得道長，不得道短，離四句答某甲始得。』遂劈口便打。且道與古人相較幾許？」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異類中行？」門曰：「輕打我，輕打我。」僧曰：「我會也。」門曰：「作麼生會？」僧遂作驢鳴。

師云：「雲門披毛戴角，太煞慈悲，要且坐斷這僧舌頭未得在。待問蓮華：『如何是異類中行？』但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

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參無準。準以狗子因緣何有業識？令下語，凡三十轉，不契。倫云：「可無方便乎？」準乃舉真淨頌示之。倫悚然良久，忽聞板聲，大悟。

師云：「大小徑山父子，啐啄同時，一等播揚家醜。」

天台華頂無見先睹禪師，白雪度問：「西來密意未審如何？」睹云：「待娑羅峰點頭即向汝道。」度以手搖拽擬答，睹便喝，度云：「娑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睹云：「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度云：「此非殘羹剩飯而何？」睹頷之。

師云：「華頂驗人端的，白雲葉落花開。就路還家則且置，殘羹剩飯畢竟教誰拈出？」乃顧眾云：「登山須到頂，方知宇宙寬。」

月溪澄和尚凡見僧請益，皆云：「佛法不是鮮魚，那怕爛卻？」即趁出。

師云：「不怕爛卻，早已臭氣熏天。」

無際悟禪師參古拙俊和尚，問：「還我照用來。」際云：「若有照用，即成障礙。」拙云：「者廝著空，佛也救你不得。」際云：「有無俱寂滅，空佛悉皆非。」

師云：「具眼者照用齊施，顢頇底是非得失。」顧左右云：「惺惺著，擔板黑似漆。」

僧問無幻和尚：「如何是提婆宗？」幻云：「一字不著畫。」僧云：「某甲不問者箇。」幻云：「圓相不著圈。」

師云：「者般酬答，吐膽傾心，爭奈知恩者少？設有問蓮華提婆宗，向他道：『點畫分明。』具眼者辨取。」

嘉興東塔野翁曉禪師，無趣參，每呈見解，師盡與掃闢昔日所負，直使索然。一日，師謂趣云：「我有一言，要與你說。」趣便問，師但笑而不語。趣又問，師又笑。趣不諳旨，遂禮拜懇求師不已，乃云：「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唯在直下體取。子若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參箇萬法歸一。」趣領旨，後聞雞鳴，有省。

師云：「東塔老漢垂手不同，只是不肯一刀兩段。若非敬畏委曲玉成，至今言猶在耳。」

興善廣禪師掩關皋亭諸處，普明用不離左右一十三載。值廣病篤，一日舉香嚴獨腳頌問用，用纔開口，廣便喝，用復擬開口，廣又喝，用乃點首，廣遂付囑。

師云：「興善老漢把住放行，具超方之作，普明鈍置，鬧裏稱尊。何以見得？當陽拋出金剛劍，八臂那吒正令威。」

普明用和尚同雪嶠和尚上弦翫月次，雪指云：「者半箇那裏去了？」明良久，云：「會麼？」雪云：「也只得半箇。」明云：「者半箇那裏去了？」雪亦良久，明云：「也只得半箇。」雪相與大笑。

師云：「二大老互換呈機，也是按圖索馬，話他甚麼？」

金明和尚問僧：「如何是探竿影草？」僧云：「情知和尚出某甲手腳不得。」明云：「是你答得底那？」僧云：「是。」明便打，云：「卻是你出我手腳不得。」

師云：「金明按款結案，者僧行跡難逃，一狀領過。還有別出手眼底，試定當看。」

三塔主峰法禪師，有僧參，問：「甚麼處來？」僧云：「杭州。」塔云：「船來？陸來？」僧云：「二途俱不涉。」塔云：「作麼生到得者裏？」僧云：「有甚隔礙？」峰便打，僧擬議，峰云：「還道無隔礙？」又打。

師云：「三塔獨踞重圍，顯發大用；者僧奪角衝關，傷鋒犯手。蓮華待道：『爭到得者裏？』拂袖便出，管取老漢點首歸方丈。」

金明進和尚拈香墜問缾山曰：「無情如何說法？」缾山云：「和尚拄杖子[跳-兆+孛]跳去也。」明復勘問，缾山拈香墜擲地，叉手而立，明拾墜置於几，缾山云：「無情說法竟。」明休去。

師云：「金明鉗錘在手，縱奪全施；缾山覿面相呈，曲高和峻。無情說法即且置，如何拍拍是令？」喝一喝，云：「人逢喜事精神爽，火裏真金色更鮮。」

祇園脩和尚因僧問：「如何是祖意？」脩云：「雙鳳西瓜。」僧云：「如何是教意？」脩云：「茜徑芋頭。」僧禮拜。

師云：「祇園要捩轉者僧鼻孔，殊不知被者僧塞卻眼睛。有問蓮華：『如何是祖意？』『太湖水闊。』『如何是教意？』『玉井蓮華。』且道是同是別？」

剖石和尚圓墓上堂，具德和尚出，禮拜起，石便喝，德云：「法筵初起，四眾雲從，祖令當行，請兄拈出。」石云：「鄧峰頭上雲舒卷。」德云：「一句頓開摩醯目，萬峰法道又重光。」石云：「漁洋出沒碧波中。」德云：「縱料揀於當陽、施主賓於格外則且置，只如新聖恩為人一句作麼生道？」石云：「禮拜著。」德云：「分明垂手處，仔細好生觀。」石便打。

師云：「你看二大老箭鋒相注、鍼芥相投，然雖意分兩路，卻也珠璧爭輝。」拍膝，云：「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頌古

世尊初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頌云：

「纔出娘胎甚奇怪，對人偏要風流賣。惹得雲門正令行，分明兩彩並一賽。」

世尊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

頌云：

「臘盡陽回作麼生？一天星斗繞檐楹。瞿曇驀地抬頭看，打失娘生雙眼睛。」

世尊一日陞座，大眾集定，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頌云：

「覿露當陽正令施，電光石火較猶遲，一椎敲落中天月，萬里清光若箇知。」

世尊昔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眾皆默然，唯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

頌云：

「四十餘年話未行，末梢拈出覓知音。青蛾一笑藏春色，續焰聯芳亙古今。」

玉泉皓禪師，一日眾集，師云：「作甚麼？」眾云：「入室。」師云：「待我抽解來。」及上廁來，見僧亦不去，以拄杖趁散。

(頌云：)

「作家手眼定乾坤，不動干戈妙有神。直得雄風遍寰宇，一回舉似一回新。」

南泉坐次，一僧又手而立，泉云：「太俗生！」僧合掌，泉云：「太僧生！」僧無對。

頌云：

「劈面金錘驗正邪，茫然進退實堪嗟。令人深憶南泉老，嚴法無民喪盡家。」

僧問古德云：「如何是不動尊？」德云：「朝到西天，暮歸東土。」僧云：「既是不動尊，因甚朝東暮西？」

頌云：

「一鏃穿楊不露鋒，吹毛拈起絕雷同。知音休向東西覓，不動尊兮在句中。」

溈山問仰山曰：「子今夏菴中曾作甚麼來？」仰曰：「開得一片畬，種得三籮粟。」溈曰：「今夏可為不空過也。」仰亦問溈曰：「和尚今夏曾作甚麼？」溈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仰曰：「和尚今夏亦不空過。」

頌云：

「開畬種粟盡玄關，喫飯安眠豈等閒？父子相將渾不奈，抑揚今古絕躋攀。」

趙州到一菴主，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州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禮拜。

頌云：

「兩豎拳頭正令提，何分勝負動狐疑。作家言外通岐路，果信超方老古錐。」

僧新到，參趙州，州問：「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州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為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州召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

頌云：

「祭鬼神茶不易消，寧教渴死亦名高。呼來喚去因貪嘴，未免當頭惡水澆。」

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缽盂去。」其僧因此大悟。

頌云：

「尋常日用與君酬，一法纔通萬法周，腦後不堪重著楔，縱橫妙舞逞風流。」

鎮州金牛和尚，每日做飯供眾僧。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

頌云：

「金牛特地顯全韜，杓柄掀翻笑裏刀，相喚幾多菩薩子，不知若箇是英豪。」

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胡餅。」

頌云：
「超越之談話最深，雲門胡餅播叢林，拈來塞斷衲僧口，莫負平生一片心。」

僧問雲門：「如何是佛？」曰：「乾屎橛。」

頌云：
「是佛乾屎橛，彈指為君訣。堪笑老雲門，掉棒要打月。」

靈雲志勤禪師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頌云：
「枝頭春色伴勻紅，換卻靈雲眼底空。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東風。」

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州云：「鎮州出大蘿蔔頭。」

頌云：
「南泉親見問來由，向道鎮州蘿蔔頭，千手大悲提不起，風吹日炙許誰收？」

佛果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天寧即不然，熏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

頌云：
「出身何處展毫頭，滾滾乾坤水上流。殿角涼風生八凱，六韜三略一時收。」

芭蕉禪師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一不得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與汝相見。」

(頌云：)
「從來底事不相瞞，急水打毬君自看。坐斷淆訛千里外，團團珠繞玉闌干。」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

頌云：
「衫出青州漫剪裁，庭前古柏壯胸懷。通身骨[骨*歷]雲難護，贏得虛空笑滿腮。」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云：「臘月二十五。」

(頌云：)
「凍梅枝上嘴盧都，玉板輕敲格調和。短笛無腔忘六律，春回萬物悉皆蘇。」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杖林山下竹筋鞭。」

頌云：
「杖林山下竹筋鞭，打著南邊動北邊。擊碎波心千丈月，斷橋流出渡頭船。」

昔有婆子臨齋入趙州法堂，云：「者一堂師僧總是婆婆生底，惟有大底孩兒忤逆不孝。」州纔顧視，婆便出去。

頌云：
「著甚來由入法堂，出言吐氣不慚惶。當時若作今時會，忤逆兒孫滿太唐。」

香嚴垂語云：「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腳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所問；若答他，喪身失命。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即有虎頭招上座出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

頌云：
「要津把斷驗英才，棧道明脩兵暗埋。誰道白拈剛撞著，干戈從此遍天涯。」

魏府大覺和尚因僧問：「如何是本來身？」覺云：「頭枕衡山，腳踏北岳。」

頌云：
「潦倒年來任性情，仙都踏遍又蓬瀛。有名不載籍天府，剩得聲傳四海清。」

玄沙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你。」

頌云：
「因我得禮你，平地波濤起。就手捉鯤鯨，須彌翻海底。」

同安常察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天人師？」安云：「頭上角未全，身上毛不出。」僧曰：「如何是頭上角未全？」安云：「不擎戴。」僧曰：「如何身上毛不出？」安云：「寸絲不挂。」

頌云：
「土面灰頭不計秋，懶將人事得優游。三皇自此稱尊貴，百辟從教抱杞憂。」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膿滴滴地。」

頌云：
「秋江吹起白蘋風，欸乃漁歌曲調中。好肉剜瘡膿滴滴，五湖流出蓼花紅。」

斷橋和尚悟道因緣頌。

「一不做，二不休，醍醐毒藥一時投。敲出紅輪輝宇宙，山青水綠自悠悠。」

白雲度參無見和尚，問：「西來密意，未審如何？」見云：「待娑羅峰點頭，即向汝道。」

頌云：

「此處無銀兩，俗人酤數鐘。漫云滄海變，終不與君通。」普明和尚與雪嶠大師翫月頌。

「不同生死亦同條，拍拍輸他善唱敲。雖不當陽誇勝負，孤明一鑑露全韜。」

興善廣和尚在徑山看雪次，侍僧云：「滿山都是雪。」廣云：「隨聲逐色漢。」僧云：「乞師離聲道一句。」廣云：「滿山都是雪。」

頌云：

「雪滿峰頭仔細看，和贓捉敗太無端，直饒離卻聲前句，樹上油麻攤大難。」

無趣和尚與無幻和尚僉押因緣頌。

「雙徑峰前置得來，契書呈上絕疑猜。那知縱奪超群手，父子宗風遍九垓。」

無趣和尚問一講主：「經前一句逼塞虛空，經後一句充滿大地，抱括一句函蓋乾坤，作麼生？」主無對。趣云：「善來法師。」

頌云：

「明暗齊拋覿露鋒，咽喉塞斷氣難通，若不當機全殺活，紛紛義學盡迷蹤。」

無幻和尚因僧問：「如何是西來密傳心印？」幻呵呵大笑。僧云：「密傳箇甚麼？」幻打云：「開門漁笛近，明月在滄浪。」

頌云：

「密傳心印意如何，縱使仙陀莫測他。駿馬見鞭飛迅去，韓盧逐塊落前坡。」

普明用和尚訪湛然，和尚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是如何？」湛云：「聞得令師出關那？」明云：「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又作麼生？」湛云：「請出，我要止靜。」明拂袖便出。

頌云：

「快便難逢為舉揚，目前無法意全彰，兩彩剛然成一賽，腳尖踢碎月華香。」

普明因介菴參，纔跨門便云：「是甚麼？」菴擬對，明震威一喝，菴豁然契悟，便掩耳而出。

頌云：

「拂拂春風上苑香，遊人不禁醉壺觴。等閒覷破東君面，勒馬歸來月轉廊。」

普明上堂，僧問：「如何是古佛心？」明便打。僧云：「如何學人心？」明云：「欲攫游龍，蝘蜓競上。」僧云：「畢竟如何？」明連棒打出。

頌云：

「今古絕言詮，游龍浪潑天。郎當遭白棒，忍痛欲成顛。」

德山托缽頌。

「無端撞遇死怨家，堪笑堪悲毒鼓撾。正好一場春夢破，令人轉憶轉咨嗟。」

女子出定頌。

「聞者聞兮見者見，春風吹落桃花片。寂寥深徑布紅霞，誰薦堂前飛乳燕。」

丹霞燒木佛頌。

「寒逼方將木佛燒，鬚眉脫落得豐饒。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月溪鮮魚頌。

「膠盆掇出自施張，罕遇知音不熱忙。過量英靈言外薦，謾開臭口道平常。」

金明探竿影草頌。

「據令先行驗作家，當機誰敢納些些。不施煮鳳烹麟手，難踞寰中辨正邪。」

追和宋大川禪師蜘蛛頌。

「風前巇險立乾坤，布網張羅為養生，打盡游蜂蟲蝶類，一絲收放去來行。」

(信士徐志寧室戴氏，上侍
母親汪氏，男吉生、女旺姐，
發心敬梓，保荐先父文儒
朝奉早登蓮界，陽眷安寧，
俱家有慶，道心永固，吉祥
如意者。)

古林如禪師語錄卷三

古林如禪師語錄卷四

侍者(普觀露芳)等記錄

機緣

僧問：「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拋綸橫臥柳溪邊。」僧云：「不會。」師云：「夜靜水寒休著餌，扁舟載月洞庭西。」遂掩圓光。

數僧撞入方丈，師云：「請坐喫茶。」一僧云：「大用現前，何得說禮？」師拈棒便打。又一僧喝云：「休要弄巧落節。」師云：「且道過在那裏？」眾擬議，師云：「一隊掠虛漢。」盡打出。

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鯰魚上竹竿。」僧云：「意旨如何？」師云：「一日一千里。」僧禮拜，師便打。

僧問：「吸盡西江水，師今難下鉤。」師打，云：「洞庭太湖心，巨浪湧峰頭。」僧云：「好手不張名。」師又打，云：「重賞之下。」

師至彌陀寺，有居士求開示，師云：「俗士何不禮拜瞽？」士云：「還作儒禮？佛禮？」師云：「俱用不著。」士擬議，師便喝，士云：「請師別通箇消息。」師便打。

師牧牛，僧問：「和尚是善知識，為甚隨水牯牛腳跟轉？」師云：「住持不易。」僧回首，師云：「吽！吽！」

一僧外入喚師，師應諾，僧云：「著賊了也。」師云：「甚麼時節？」僧擬開口，師掌云：「原來不是。」

師閱經題[米- 木+八]字，問淳菴：「汝作麼生？」淳云：「昔有僧請益地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什麼字？』藏云：『看取下文註腳。』未審和尚如何指示？」師舉絕岸頌云：「汝因緣卻在者裏。」淳潛思少頃，復問云：「還有別通底消息麼？」師乃喚淳菴，淳欲應，師振威一喝，淳汗流頰背，拜云：「原來者箇。」師攔胸把住云：「你見甚麼？速道！速道！」淳喝，師托開云：「是即是，是即不是。」淳忽有省，便出。

僧問：「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云：「眼觀月色。」僧云：「如何是已生面目？」師云：「耳聽風聲。」僧有省。

圓墓僧參，正值春雪風雨，師與眾茶筵，問僧：「汝名甚麼？」僧云：「法弘。」師云：「法作麼生弘？道！道！」僧擬禮拜，云：「求和尚慈悲。」師云：「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淳菴在旁云：「人人自有，箇箇不無，因甚要代？」師云：「好與

三十棒。」淳云：「慈悲太煞。」師云：「何不近前領話？」淳云：「某甲禮拜去也。」師云：「放汝一頓。」
二僧新到，師問：「一向在甚麼處？」僧云：「興化。」師云：「到者裏作麼？」僧擬議，師便打，顧旁僧云：「第二位道看。」僧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藕花香遍界，翠色滿林梢。」僧進語，師便喝，僧云：「既闡濟上宗，四境作麼說？」師云：「一一問將來。」僧云：「如何奪人不奪境？」師云：「憶昔王孫久不歸。」「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春風芳草曷勝悲？」「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吹殘玉笛人千里。」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今日衷腸傾向伊。」僧云：「向上宗乘蒙指示，覿面相呈句若何？」師云：「花雨繽紛飄滿座，天風時送御爐香。」僧禮拜，師云：「放汝三十棒。」
蓮華六問
太湖三萬六千頃，且道源頭在那裏？
七十二高峰，畢竟那峰為主？
五音拍板，匝地普聞，琵琶橋按調，誰箇知音？
蓮華地湧，香徹古今，何故無人嗅著？
柏樹子庭前聳翠，還有人覷著者麼？
澀塹關把斷，要津因甚得到者裏？
僧問：「準提菩薩通身是手，因甚被人偷去毘盧帽？」師云：「且放一線。」僧禮拜，師便打。僧云：「何故打某甲？」師復打，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師呼行者抬梯來，者云：「和尚有法，為甚要某甲取？」師云：「無小人不成君子。」者喝，師云：「我宗有四喝，汝是第幾喝？」者擬議，師連棒。

像讚

初祖像讚

登山涉水尋知己，一到梁邦便失利。指望魏土去拔本，寥寥冷坐難出氣。翻思恐賺後兒孫，存何面目歸西去。咦！若無雪中人斷臂，爭得血脈流此地。

觀音大士讚

妙辨圓融，應化無量。手眼通身，現真實相。或示男女，作人榜樣。洛陽橋下賣風流，金沙灘上身命放。紫竹林間別一枝，水月光中悉相向。稽首大士，持蠢捉蚌。

普賢大士讚

行願洪深，毛端示現。華藏重重，髑髏前見。跨象雲霄任去來，峨眉峰頂驅雷電。

金明老人讚

兀坐蠢湖，慈威並攝。未跨船舷，雷轟電掣。不嗔唐土二三，卻笑西天四七。正法眼藏，瞎驢邊滅。逆順縱橫，金明師翁，曲中有直。

藕菴法華老人讚

慣作白拈得自由，眼光爍破碧天秋，踏翻婁上江心月，凜凜神威播四洲。

水香院唯一尊宿讚

骨瘦崚嶒，一幅鐵面，及第心空，阿誰敢羨？水香院裏布旗鎗，一喝分流如缾瀉，高坐巍然，聞名見面。咦！

自題

者箇村僧，神頭鬼臉，手執白拂，遭他撿點。生平吐膽傾心，換卻時人雙眼。縱有丹青畫得來，舌上風雷如電卷。

又讚

一向藏身穩密，何期夙債難酬？幾番放下，土面灰頭，逢人話到關心處，不覺哆啉較一籌。任從衲子趣向，也須拶透根由，栽田博飯尋常事，令人轉見亦風流。

流慶隱如老宿讚

他道自居安樂，我觀夙債現酬。望脩文殊智慧山高，誰知普賢行海洪深。仔細沉吟，假作癡呆。缽盂懶去安柄，直示英靈情性。好翻貝葉，廣度群迷。咄！

一花五葉圖讚

法脈傳流以貫通，道行寰宇悉昌隆。一天星斗咸瞻仰，萬古須教徹[(壹*皮)/耳]聾。

玉峰自培叔讚

齠齔入空門，行波離規道。浮屠翡黜翠，祖業家聲浩。相見還他賓主句，玉峰巔上立高標。

行實

庚戌，師住蓮華方丈，眾請所述行由，師云：「自慚鮮德，不堪挂齒，豈可今日播揚家醜乎？奈事不獲已，強以應命。余乃上海欽賜樂壽堂潘相國裔孫，父號濟寰，母沈氏，因父目疾，移居崑山縣祖塋為業，時生余於崇禎壬申年五月初三日卯時也。自幼敬佛，遊山禮塔，擬欲脫塵，奈何父母年老，長兄先喪，志期奉養親闈，終日憂懷，未決所向。至十六歲父亡，悲哀傷戚之情未敢忘也。俄經歲月，悠悠漾漾，忽有雙人過舍，促余觀劇，因而感發，遂出家，禮本縣唯一禪師，取字道雄，落髮流慶菴，年方二十四歲。頃又遭母喪，余即號天大哭，恨不能報答劬勞，如之奈何？及久，往浙遍參，乃受戒法輪，朝夕參究：『不思善，不思惡，阿那箇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忽一日，搬椅子觸發有省，遂入方丈請益，輪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余曰：『杭州雷峰塔。』輪云：『又是物了也。』余曰：『莫錯會好。』輪云：『惟恐上座認奴作郎。』余曰：『明眼人前安敢造次？』輪云：『知即得。』余珍重而出，偈曰：『透出娘生鐵面中，縱橫無處不藏鋒，拳破虛空揮佛祖，山河大地一輪紅。』忽值沙汰時，乃參藕菴老人。一日飯罷，余問：『搖脣鼓舌時如何？』老人將口水驀面一潑，余始得脫。然復至法輪執事，追念法門未可報親恩於萬一，居復何益？因事絕退，再參藕菴老人，即充維那。一日，命入室，纔禮拜，老人云：『釋迦老子因甚打失半邊鼻孔？』余云：『和尚與麼道那？』老人云：『真獅子兒。』余便喝，老人云：『善能哮吼。』余又喝，老人亦喝，余禮拜，老人說偈云：『當陽覿面提，

覿面當陽吼，付於獅子兒，不前亦不後。』遂付衣拂源流拄杖，更名機如，號古林，時丁未年事也。次命秉拂機緣，不及盡述。至戊申，有師叔自培同諸紳衿請住玉峰華藏寺，余念福薄，退隱林下操道，待龍天推出可耳。即往禾之金明省覲師翁，相見人事畢，留住客寮匝月，師翁特命監院事，往返兩載，不敢離於左右也。庚戌秋，承一老和尚及諸紳衿請住永正禪院，余媿無能，再拜懇辭，復歸吳門謁蓮華古燈和尚，一見命為西堂。未及半載，和尚因事意欲往浙，率諸大檀將院事交託不慧，余想法門道義斷不可辭，勉力承任，蓋庚戌冬也。是時，余住百物一空，只得拖犁拽耙，守拙待時，已經八載，殿堂佛像、眾檀山主同心贊成，不敢效古人土面灰頭澹泊，自甘余之常分耳。汝輩出家道流，安可坐視叢林，偷閒怠惰？蓋不得已，正是黃葉止啼之說，諸人更須矢志向前，真操實履，毋效余之菲才未能出類拔萃也。久立眾煩，各自珍重。」眾禮謝而退。

脩淨業十偈

有箇扶桑金彈子，光流懸鼓射西林。幾多出格英靈士，誰肯忙中惜寸陰。

終日阿彌意若何，八功德水泛波羅。六度之中齊合轍，脫體風流轉更多。

倒腹傾腸為指迷，悟迷切勿此中疑。迷悟兩忘開正眼，鑊湯爐焰是蓮池。

一句彌陀撇萬緣，威儀寂靜體安然。太虛寥廓窮三際，九品蓮臺早現前。

樂邦元不在西東，百憶分身掌握中。聲色踢翻真絕唱，天花搖散滿虛空。

晝夜彌陀十萬餘，須知覿體見真如。就中底事全收放，卍字標胸定不移。

蓮花國土無關鎖，歡樂場中有鐵圍。透得目前情見過，遙垂金臂願同歸。

託化蓮臺最勝緣，髑髏拋去豈留連。金波度過難遭想，登岸休回般若船。

迴脫娑婆莫妄求，菩提果證總無憂。絕言詮處雷音震，接引舒光上玉樓。

念佛如獅吼一聲，群魔膽喪鬼神驚。六時能把乾坤轉，直踐西方路坦平。

和宋天封佛慈禪師蜜蜂頌

匝地風和日暖時，千紅萬紫采芳歸。從今識得根源後，更不隨行逐隊飛。
滿身香染別生涯，奪得花魁旋入衙。妙用縱橫渾足快，兒孫濟濟自成家。
覺苑花敷正此時，橫身直入絕支離。看他赤手成家業，不負重恩始暢脾。
鬧裏翻身逗曉光，驚群出眾幾曾忙？百花叢裏全提令，毒尾鋒前孰敢當？
一枝春信透枯桐，左右逢源處處通。占盡風流無限意，歸來衣錦帶花紅。

和宋金明一擊軒韻

檐前指出莫驚持，積翠叢中絕所知。澹蕩高標清節操，涼風劈面凜然吹。
疏疏密密數千竿，抹雨衝煙徹骨寒。自從擊著心空後，直透威音那畔觀。
篩風拂月孰知音，撲落清奇物外聞。獨許香嚴明此意，倩伊高節自懷君。
解籜清陰正此時，披雲弄石動風微。一聲劃破揮空令，也助從前格外機。

己酉歲余在金明師翁處監院翁命到庄夜坐見月華而成偈

碧空涵淨一輪明，寶色光華奪兩睛。匝地普天成片錦，時人那見月中精。

火爆頌

頂門一竅不通風，惡性無明滿肚中。快便相逢輕按著，怒雷聲震耳雙聾。

風箏頌

養成羽翮舞翩躚，就下高飛奏碧天。不律工商歌一曲，夜來煙火灼雲顛。

窈窕風流徹體空，虛凝一片白雲中。生來俊骨沖霄漢，豈逐旁觀別調功。

和鉼山蘭花頌

空庭樹底久藏身，忽爾花開劫外春。秀挺一枝香遍界，悠然不負古今真。
一自深埋已有年，枝枝葉葉賽青蓮。驚群別有清香質，奪得熏風一著先。
幽香不是浪傳名，曳杖來看種現成。馥馥風流無限意，何妨從此樂生平。

答問梅舜日法兄

高標獨占 上元時，鐵骨稜稜只自知。歷盡嚴寒丰韻別，冰心猶笑萬花遲。

示尤淳菴居士偈

桂馥蘭馨每共兼，當人底事氣森然。維摩今古門無別，俊哉拶透火中蓮。

偈贈徐文儒居士

多方相識意偏深，一晤蓮華契妙音。聞聽松風與鳥語，大家來撫沒絃琴。

贈程從先居士

訪道也曾偕野叟，乘閒時亦話多難。君今不負靈山囑，扶起門前舊剎竿。

贈凌君禎居士

百非關透氣如王，鐵骨豪雄孝義雙。彭老已經超歲月，期君壽量共天長。

贈方順宇居士

知君仗義更疏財，八福良田任意栽。始信靈根原有得，真風一段自天來。

贈汪行可居士

無絃琴細響孤清，喜有流泉夜和鳴。橋下琵琶彈不徹，幾人能著眼中聽。

贈心目姪

日誦千言萬句真，就中一著最為親。若還此處明機變，報答師恩好立身。

示靈峰徒

參學隨師繼古人，莫生我慢起貪嗔。庭前翠柏枝枝秀，異日高撐絕比鄰。

示貫實徒

學道始終無異心，鑊頭日用要親臨，蓮華佛法無多子，自是高流意獨森。

示靜軌徒

汝今年少入空門，著意朝參與暮昏。要見本來真面目，依然明月照前村。

示梨園偈

風流年少如花窈，歌向人前聲更巧。百怪千奇演出場，喚回幾箇知分曉。

徑山即事

樓閣三千聳翠微，五峰高卓顯全機。橫擔竹杖凌霄頂，喝石巖前驟步歸。

住天平山林覺寺

常掩柴扉人罕知，時聞幽鳥話多奇，門緣塔卓靈巖近，戶聳天平險峻支。苔徑落花牽客興，野橋曲澗動神思，疏狂入世情難盡，好闢青山更不違。

金明千佛閣上梯

寶閣巍然日影低，流鶯相顧去來啼，一泓蠡水連天碧，幾樹幽林帶鳥棲。南望鴛湖源浩渺，北窺檇李路蹺蹊，門前車馬紛紛過，喬木森森繞座齊。

玉峰塔

直上凌霄勢，巍峨插漢標。清風來匝地，遠送鐸聲高。

訪白雲寺

澹宕山雲高復低，萬峰端肅拱天齊。清泉一派流香咽，滿目松篁送鳥啼。

訪吳菴

九龍環翠繞檐楹，悵望蘇臺舊盛名。迢遞路窮人不到，門蘿緣徑話難頻。

初住蓮華

疏籬破屋實堪愁，喜有深林鳥語幽。湖上有山雖未隔，夜來漁艇近滄洲。

燈油偈

續焰聯輝不夜天，光吞萬象勝莊嚴。渠能莫若親垂手，百福彌增壽愈堅。
一點孤懸琉璃殿，亙古不磨示方便。萬象森羅影現中，重重爍破瞿曇面。

村居六偈

平生心性出余癡，任意隨緣總是宜。臨風一曲陽春調，試問男兒知未知。
古德居山我隱村，钁頭終日有高論。及時莫使荒多技，布種嘉苗到眼跟。
垢面生嫌百結衣，糠團麥粥療余饑。片片雪花飛滿室，繩床冷坐憶楊岐。
鄉居誰不漸擔憂，世事生平懶應酬。冷熱門庭誇自得，從他喚馬亦呼牛。
高堂庭敞似雲深，萬朵晴巒匝座陰。風送好帆歸遠岫，一輪皎皎印湖心。
荒郊何處子規啼，門徑殘紅砌落暉。舉步迴廊香脈脈，幾多佳景點苔飛。

佛事

藕菴先老和尚靈骨至寺入塔

師拈香云：「此瓣香難以提，不可放，今日虔爇爐中供養昔年曾過此山本師藕菴大和尚，送入多子淨寶幢內，萬彙吉祥，長安長樂，四隅熙寧，十方慶泰，新緣青溪繞殿閣，晴光瑞氣布寰區。且道我先師復來一句又作麼生？」遂焚香云：「者段風流邁今古，巍然端坐視蓮花。」

為道生禪師起龕

卓拄杖，云：「出門一句為君通，剔起眉毛不見蹤，珍重此時須快便，從教步步駕清風。」

舉火

師拈火炬，云：「恭惟道生本公世壽三十餘年，僧臘已經八載，林下水邊不受羅龍，玉峰頂上嘯月吟風，蓮華雖與同條生，不與同條死。即今諸尊宿輩命吾為公茶毘一句又作麼生？」擲火炬，云：「紅爐焰上翻身去，鬚鬠雲中笑點頭。」

入塔

「二月東風嶺峭寒，凍梅乍吐玉珊珊。多子塔前分瑞色，春光占斷白龍潭。」遂送入，云：「珍重！」

為月池老宿火

「榴花紅映娘生面，競渡流中弔屈原。今日踏翻重舉出，更餘高步為君宣。且道那一步？」擲炬，喝一喝。

入塔

舉靈骨云：「火滅灰飛月落池，光吞萬象正相宜。從空放下君須委，穩步前行更不移。且道路頭在甚麼處？」隨送入云：「流水下山非有意，片雲歸洞本無期。」

為本寺文源行者火

拈火炬，云：「桂花香裏傳消息，梧葉飄飄送晚秋，且道此行何處著？白蘋紅蓼兩悠悠。」便擲下。

為方順宇居士童男

「千波萬狀出頭來，十載餘春又入胎。劬勞未報時當蹇，乳哺空酬命運乖。莫謂蓮華多饒舌，為伊顯示絕疑猜。亦感繫珠還可否？化城切勿意徘徊。」

埋義犬語

「異類其形，掉尾猙獰。風霜不避，二八餘春。若見不良，舍命忘身。此時正好得力，何其債足竟行。我若不藏土，你凌辱難禁。咄！即今脫盡皮毛去，換來面目證無生。」

古林如禪師語錄卷四

(山主趙士逵室人吳氏法名全元敬梓。願成證覺。
板存楞嚴藏流通。)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